

小高层村庄

吴鲁言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上架建议

文学

ISBN 978-7-5178-3240-9



9 787517 832409 >

定价：35.00元



拆迁前(吴柯 摄)



化耕后(戴致远 摄)

自序

这里,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老村庄,村虽小,却有辉煌和灿烂的昨天。曾经,这里出过举人,官至四品,名扬四海;曾经,这里有过武状元,飞檐走壁,身轻如燕,名闻四方;曾经,这里有过儒商,留有学堂,造福乡里。那些破败的老厢房可以为证,那个红色梅园石铺就的河埠头可以为证,那座古老的大石坎地基可以为证。

小说里的村庄——尚河村,即使它的历史再悠久,今天,都逃不了被整体拆迁的命运。它将丝毫不留。

十余年来,很多村庄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小星城却遍地开花。村庄的迅速消失,给农村带来了系列巨变,许多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了,甚至个个成为百万富翁,却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突如其来的巨款。面对财富,精神世界依然迷茫的农民像无头的苍蝇四处飞舞,有的堕落了,有的提升了。因为方向的不同,各走各的,越走越远……

而一些被征的土地尚未被开发,杂草丛生。于是,原先的主人便偷偷地再去种植。

然而,土地消失得更快。

于是,退耕有奖。未拆的仅有的几个村庄就承担了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化村为耕!我们周边的几个村庄就是这样被

拆的,变回良田,然后在良田边再造几幢小高楼,将村民安置于此。本书所记载的8个村——尚河村、东周村、南严村、西邵村、北径村、陈池村、沈家村、小吴村,都是集中在尚河村的旧址上造起来的小高层,共8幢,每幢18层楼,4个单元,共1152户人家,围成一个小区,华丽丽地命名为尚都首府。

我是原住民,又是个文字爱好者,我看到了我成长的见证就此消失,因而感到不知所措,想把它留住,却又无能为力。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我那粗浅的文字,记录那些我和我的村民所经历的村庄,村庄中的一人一事、一草一物。

谨以此本乡村速写小集献给我的父老乡亲,也算是对祖辈的一点心意了。

吴军
2018年3月12日



录

感冒	1
晒太阳的男人	5
钉子户终结者	8
照镜子	11
药渣倒哪儿才好	15
偶遇	18
红烧青鲇鱼	26
一枚方戒	29
再见,孩子	33
发小何南	36
阿娘的红包	40
阿根叔与阿根婶	45
没事的吴大爷	48
时尚女人	53
颤抖的手	56
乘车	59
妈妈养的	63
阿志的房子	67

天经地义	70
干妈	74
蚂蚁	77
“公子哥儿”阿瑜	81
阁楼上的男孩	84
谁叫你说的真话	87
贫困户阿蔡	91
儿子的军功章	95
红事白事	99
嫁女	103
赠衣	107
师生恋	111
老流氓	114
初恋	117
被淹没的岁月	121
练功券	124
晚间的营养餐	128
成长	131
你是我的骄傲	134
赤脚医生	137
信任	140
状元生	144
黄行长	147
作诗的女孩	151

跳动的心	155
借道	158
张家每日三部曲	162
干粉蔡大婶	175
无脚活生	191
黄小鸭之死	195
喝醉酒的女人	199
欣儿其人	202
角色	205
小区门口的那条狗	211
一张八仙桌的前世与今生	216
古树下的日子	219
村口的那条路	223
后记 我的祖先·我的村庄	228

感 冒

尚都首府里依然张灯结彩,国庆的浓郁气氛还在空中荡漾,象征着团团圆圆的中秋节紧跟着赶来了。第一幢 1602 室主人老邵的心开始热起来,像小伙子一样有些激动。

原来他要在中秋之日去省城会妻子,当然还要看看孙子,看看儿子和儿媳妇。

老邵是西邵村的原住民,拆迁时分到了三套房子,其中两套直接出售,给儿子在省城买了新房。去年元旦,在那场大雪中儿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是尚都首府第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婚礼。小区的左邻右舍都来观看了,场面甚是热闹,许多老人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老邵向小区挨家挨户分发了小包装的喜糖。人人都夸邵家的儿媳妇漂亮、大方,老邵的心里乐开了花。

婚礼过后,正是老伴退休时间。老伴五十岁准时从镇上的邮政局退休。用现代语言来说,五十岁的女人仍像花一样,还未真正进入老年行列。老邵是镇里一名科级干部,已进入二线岗位,不再担任科长实职,工作轻松。本想,夫妻俩可经常外出旅游了。谁知,不久省城传来喜讯,儿媳妇怀上了。小夫妻俩都不会做饭,天天叫外卖。老伴怕儿媳妇吃太多地沟油伤害了未来的孙子,急急地进城当煮饭婆去了。旅游的事便搁浅了,这对三十年的老夫妻被活生生地分隔两地了。

如今,孙子都十个月大了,可老伴还没回来过一次,只有老邵进省城去看他们的份。老邵每次去都从镇上买上最新鲜的鱼肉和土特产。就像古时臣民上京进贡似的,他老邵是向儿子一家三口交贡奉呢。这次,老邵打算带上战友老林送的两盒流沙月饼。月饼是老林女儿亲手做的,还在网上开了店,专做各类精美手工糕点,生意火爆。老林看女儿这么忙,想去帮忙,却被女儿婉拒了,说小两口自己能行,老爸想送人尽管开口提。于是,老林向女儿要了十盒月饼,分送五位老战友。老林送来的时候一个劲地嘱咐:“老邵,这月饼可是咱闺女亲手制作的,工序复杂,材料讲究,质量过硬,千万不要送人,自己吃,知道吗?”老邵被老林的话感动了,紧紧回握他的手,承诺:“自己吃,一定自己吃!我们全家人在中秋节那天吃!”老林这才舒展开那弯弯的八字眉,笑了。

之前,老邵每月进省城一次,都是开车去的。可半年前,老邵得了一次重感冒后,身体状况直线下降,省城来回开车五百公里,从来没觉得这么累,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这不,已经四个月没去儿子家了。

想到这里,老邵给老伴拨了个电话,在第一个嘟声还未响完之前电话就被接起:“喂,什么时候来啊?”真神了,难道老伴是千里眼,看到他在打电话?老邵在这边嘿嘿地笑了几声,回答:“明天下午提前点过来。”“你请个假吧,中饭之前赶到这儿,我给你做好吃的。”老伴的声音依然像小姑娘一样轻快,声调也是活泼的。在老邵的眼里,老伴永远是那个最美丽的姑娘,还如当年他追她时那样年轻、有情趣。老伴是盼着他在小两口回家前抵达。

第二天中饭时间,老邵准时抵达了儿子家,却敲不开门。老伴故意与他躲迷藏吗?怎么也没听到孙子的声音,按理这个小

屁孩不会如此安静的。等了半天没回应,他只能掏出钥匙打开了门。嘿,里面静悄悄的,没人。老邵放下大包小包,正拿出手机,却听到外面有人进来了。一看是老伴抱着孙子,后面还跟着儿子和儿媳妇。刚要张口,他们仨一致向他做了一个“嘘”的动作,禁止他发声。原来,这几天孙子感冒了,昨晚又一夜没睡,一直在吵闹,刚刚才睡着。看着一脸疲惫的老伴,老邵想上去接过孙子来抱,可老伴摇摇头自己把孩子抱进了房间,孙子的小床一直放奶奶那间房里。

老伴进去了,儿媳妇依然是全身新装一尘不染的样子,往自己大卧房走去,儿子上来轻声地叫了一声:“爸”。老邵斜眼瞅他一眼,正想骂时,里屋的孙子醒了,哭。

老邵急着跑进去,问:“怎么了,怎么哭了?”老伴把孙子重新从小床上抱起来,说:“孩子这次感冒鼻涕特别多,躺下了估计又是鼻涕让他呼吸不畅,他难受,就醒了。昨晚就这样了,我都不敢睡,一直在帮他擦鼻涕。”这时,老邵才看到孙子的两个小鼻孔四周都发红了,心疼。儿媳妇也闻声进来了:“妈,你不要用湿巾擦了,你看那小鼻子都成什么样了?”儿子也跟了进来,反问:“那用干的东西擦,鼻子就不会红了?”说着,儿子从母亲那儿抱过孩子:“妈,您休息一会儿,我来抱,孩子仰头抱不难受,就不哭了。”可孙子在亲爹的怀里哭得越发厉害了,看来这个年轻的爹不太像爹,老伴还是抢了回去。老邵看到这儿,当机立断:“这孩子的鼻涕得吸,吸出来就行了。”“吸,怎么吸?”儿媳妇第一个问。“用你的嘴,去吸孩子的鼻孔啊!”儿媳妇马上露出一副厌恶的姿态,拧着鼻子转过了头,似乎这孩子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也听得木木的,只有老伴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老邵。老邵轻轻地抱住孙子的小脸,柔柔地把孙子的鼻涕给吸了出来。

那一晚,老邵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儿替孙子吸鼻涕,听说孙子一晚没哭,还被爷爷逗得咯咯笑。

可老邵回来后又感冒了。

晒太阳的男人

晒太阳的男人是不是也感冒了,春光如此明媚,也不见他出来。

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他是外来户。听说,那房子是他妻子的亲戚拆迁分到的,卖给了他这个行动不便的人。亲戚是西邵村的邵天,1602 室老邵的本家,堂堂兄。很多村民都在这里分得了两三套房,出租或出售都是正常的。

尚都首府的村民都叫他这个外来户为“晒太阳的男人”。

瞧,他又坐在自家 1001 室屋前“晒太阳”了。他家是整个小区最外面的第一幢楼,与老邵同单元。1001 室,朝南,并朝着小区正大门,也朝着大马路。只要有人从小区门口或者从马路边上经过,都能看到这个“晒太阳的男人”。下雨天,他也会“晒”着,只是仅仅坐在一楼的屋檐下。像今天这样阳光充沛的日子,他总是努力把轮椅往外挪一点再挪一点,有时会挪到小区外的马路边。已开春了,他穿的仍是长袖、加厚的淡灰色且略带紫色的条纹睡衣,上下整套的。头上戴一顶鸭舌帽,帽子虽已发白发旧,依稀显出它红色的底子。脚上是一双半旧的米黄色板鞋。手上依然拿几张报纸,有时会是一本翻旧了的杂志。看累了,他会打个盹儿或抬头看一会儿前面的车水马龙。但只要有人经过,他就迅速低下头,那鸭舌帽是最好的掩护。虽然小区里的村

民“认识”这个“晒太阳的男人”，但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过他的脸。当然，指的是他最近两年的脸。

两年来，他的脸已肿胀，色发黑，就如他的身材已颓唐走样，了无生趣，早已不是以前的帅哥。偶尔，他会听到妻子在家里唠叨“怎么越变越邋遢了，脚不能动，手总能动吧？把脸洗干净就那么难？”是的，他心里清楚自己是越来越邋遢了，哪怕单位领导上门来慰问，他也不想干干净净的。相反，三十五岁的妻子反倒比他出事前更显漂亮，更有韵味了。

那晚，当妻子第N次唠叨时，他一把摔掉了轮椅边上所有的茶杯和茶壶。然后，挪到屋外的黑暗中“晒太阳”。其实，这是一种姿态。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他们结婚十二年来第一次正面吵架。十岁的儿子跑出来，抱着爸爸，求他回屋去，可他无动于衷。屋里只剩默默收拾碎片的声音。儿子求着：“爸爸，妈妈已经够苦了，你们都已经够苦了，为什么还要吵架呢？快进屋吧，妈妈都在哭了。”

是啊，这个家够苦的了。五年前，他是省级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每年收入少则二十万，多则五十万，无论是自己老家还是岳父母家都依靠着他这棵大树。结婚七年，他为两方父母盖了新房，使小山村里的家家户户都羡慕得眼红。尤其是岳母，每次都用山村里最高规格的糖余蛋慰问他这个好女婿。可谁能想到，一切的安详与宁静在儿子五岁那年被打破。他在工地检查时从五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半死不活，下身瘫痪。妻子本是护士，她把儿子丢给了父母，请了长假，陪他吃住在医院，整整三年悉心照料，进行康复训练，又偷偷地自学心理学，对他进行心理辅助治疗。借用医生的话，他能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已是奇迹。

虽然，白天他“晒太阳”很爽，但到了晚上，却整夜失眠。妻

子通过五年的学习,已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师资格,单位为她开设了一个“心灵坊”,每周半天时间对外接受公益性门诊咨询,“心灵坊”成为她们单位的亮点工程。业余时间她还经常被社区或有关单位请去做讲座。每次出门,妻子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回来时也差不多是红光满面。按理说,他应该开心。可是,每晚妻子睡的是另一条被子,她一个心理学专家,难道不知道与一个常年有病的丈夫分开睡是什么样的打击?他,终究还是男人。

妻子每天不到十二点钟是不睡的。儿子入睡后,她就独自进书房关上门。有几次他想去推门,但忍住了。也曾劝她早点睡,她总说要学习。是啊,她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虽然,他的医药费能报销大部分,一年到头单位领导也会来慰问几次,但对于一个长期病患家庭,还有一个正在长身体和学习的孩子,开支可想而知,她真的不易。

听了儿子的话,他进屋了。

那晚,妻子照旧关起书房的门进行学习。他挣扎着起床,想跟妻子说声“对不起”,可半天无法下床,就轻声地叫:“周莹,周莹。”妻子没回答。

他挣扎得汗流浹背,总算把整个身体挪到了书房门口。可门打不开,关实了,他伸手又拉了把手,妻子正背对着他看一个视频。

从此,小区里再也没看到那个“晒太阳的男人”。有人说他失踪了,有人说他回老家了,有人说他只是不出来“晒”而已。

钉子户终结者

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升起时，首先晒到的就是村口的阿龙家。

阿龙曾以此为傲，每天在生产队出工前都要向村民们宣布一下他那被第一缕曙光照耀时的特别感受。

如今，村庄没了，只剩下他的矮平房还孤零零地立在村口，连儿子周小龙也在几年前搬入了尚都首府。那十层楼的阳光据说比东周村的第一缕曙光更令人着迷。阿龙的儿媳妇如是说。

阿龙待在矮平房里想，谁叫那些干部不满足他的要求呢？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当过钉子户的村民，个个都没骨气，被一点小恩小惠给收买了。

别人被村干部收买阿龙不生气，可现在八十岁的老母亲也被村干部收买了，这令阿龙心里很不爽。

早上，母亲说村里通知劳动节开会，老人拄着拐杖出门了。阿龙喊：“娘，我今天还要进海鲜，你得帮我看家门哪，海鲜到了得马上放冰柜，等一会还有顾客来提货呢。”土地被征后，阿龙无事可做，在十余公里外的海鲜市场给人帮忙，经常拿回些海鲜供给镇上的小餐馆或山里的农家乐。

母亲头也不回：“我去开会，八点半前要到的。”

阿龙：“你急着走，还不是为了那十元钱的交通补助，我给你

便是。”

母亲回头了：“你的钱，我不要，给一百，也不要。”

阿龙：“呵，为什么？难道我的钱不是钱，难道你儿子的钱是偷来抢来的？”

母亲依然没停下来的意思，八十岁老人的声音依然响亮：“你不是与村里有仇吗？仇人给的钱我当然要替你去拿来。”

阿龙哭笑不得：“啊哎，我的老娘啊，这十元钱能抵得上我几大筐的海鲜吗？这十元钱能抵得了这么大的仇恨吗？要不是他们当年不肯多赔我十万，我也早像周小龙一样住到高层洋房里了。”

母亲回骂：“呸，还不是你自己造的孽，害得一个老太婆也跟着你受罪。你看看，现在田都被征了，家门口就是大马路。每天晚上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我老太婆睡得安稳吗？每晚好像在地震中度过。”

阿龙不响了，母亲说的是实话，他何尝不知道呢。看着移挪着脚步远去的老母亲，又抬头看看矮平房墙上的火红大字。那是前几次他上访未果，彻夜失眠后，专门请人把墙涂白了，再用红色的漆写上去的。今天怎么觉得好像有点不符合潮流，他的内心发出某种极度渴望的隆隆声。

当年，他穷，才坚持做钉子户，真的只是想多拿几万元。那时村干部、镇干部轮番上门来劝，都不曾劝动他。谁知，人家比他狠，生生地把那条大马路拐了个弯，留下他独门独户在马路边成“孤岛”，成为周边邻里们的笑话。这份仇他铭记于心。几年来，阿龙不断地上访，可都被镇上的干部拉回来，他们有时候请他抽包烟，有时请他吃个快餐，有时来慰问一下老母亲，算是对一位上访户的安慰。董老支书遇到他，曾笑他终于成功地从钉